

书斋无厘头 胡言

胡续冬 著

怪诞不羁的“胡言体”
深厚的人文底蕴、旺盛的搞怪精神
关注底层社会
风格独特的“书斋无厘头”
一个北大青年学者的“土鳖”生活和另类观察

胡续冬

著

浮生胡言



F U S H E N G H Y A N

胡言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胡言 / 胡续冬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6.6

ISBN 7-5008-3677-5

I. 浮... II. 胡...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4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 62350006(总编室)
(010) 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 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3.25

印 数：1—10000 册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胡话胡说

(代序)

2003年11月11日，第一份《新京报》携带着油墨的香气出现在众多北京市民的手中。当时，我担任这份注定辉煌的报纸的文化副刊部主笔，主要任务是搜寻志同道合的社会贤达人士充任我们的专栏作者。

创刊之始，《新京报》的总编辑以非凡的勇气，认同了两个专栏版的存在，一个是每日专栏，另一个专栏名为“首都”。顾名思义，每日专栏的作者是固定的，每个人每周四篇；而“首都”专栏作者并不固定，邀请的是生活在各个国家首都的作者，述说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展示的是《新京报》的国际化视野。在“首都”的作者中，惟一每天出现的就是胡续冬了，这个勤奋的家伙当时在巴西利亚一所大学任教，杏坛操作之余每天为《新京报》舞文弄墨，其“桑巴故里”专栏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直到他从巴西利亚大学回到北大……人回来了，但其专栏在读者中认同度之高让我们无法舍弃他的文字，只好将他的专栏名字改成了“浮生胡言”。

如你所知，“浮生胡言”中的“胡”当然有两层意思，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姓胡的家伙关于人生的胡说八道”。胡续冬认同这个有些自嘲感的名目，当然缘于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的信心。

媒体上的专栏，虽然都叫专栏，但五花八门，各种文体各种内容都可入内，是典型的大杂烩。胡续冬的文字在良莠不齐的专栏里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大面积的欢迎——我一度停了他三个

月，收到广泛的骂声——当然有其道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因为他非凡的洞察力。

从本书内容来看，胡续冬写的都是小事，毫不夸张地说，甚至很少超出家庭朋友生活范围的点点滴滴。从小事入手是很多如他般的学者所不屑为的，这正是胡续冬的可贵之处。所谓见微知著，所谓微言大义，在胡续冬的文字中一览无遗。很多做学问的人皓首穷经，得意于方寸之塔，也是我所景仰的，但参与社会，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话说出来，更显得可贵。

30年前在乡下，看到有人为家家户户安装广播喇叭，发通知，播新闻，念文件，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类似的事情从有人类以来到今天，从今天到将来都是一样的。很多学者洁身自好，固然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但将阵地自动让出，实在让人心有不甘。这些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浮生胡言”结集出版了，对胡续冬，对《新京报》，对我这个第一任责编，都是一件幸事。胡续冬和我还能经常坐在一起小酌几杯，胡说八道几句，而《新京报》地覆天翻，物是人非，实在让人不胜唏嘘，唉。

王小山

2006年5月10日

目

CONTENTS

录

浮 生

我也有被虚构的一天

- 婚是怎样结成的 3
- 厕所：心灵的角落 4
- 河南人礼赞 6
- 血泪 DIY 7
- 我也有被虚构的一天 9
- 如果你的丈母娘嫌你丑…… 11

校医院还是兽医院？

- 发现生活中隐秘的编号 13
- 娘子家的女权传统 15
- 微型产业的同乡军团 16
- 校医院还是兽医院？ 18
- 盗版瓜拉纳 19
- 猫鼠之国 21

军机处和老虎洞

- 北大的流浪猫 23
- 超强家电安装师 24

海淀春之声	26
军机处和老虎洞	28
从“发飙”到“区林”	29
诗歌节趣事	31

好腰不提当年细

千万别叫我老师	34
好腰不提当年细	35
文字之谶	36
一碗炸酱面	38
芳邻国际女文青	39
诗人们的特殊嗜好	40

你好,养蜂人

错版海报	42
出租车司机	43
紧急拆迁、疯狂甩卖……	45
自动售货机的秘密	47
与巴西的不期而遇	48
你好,养蜂人	50

我的博客生涯

花花菜名	52
我的丢人嗜好	53
久违了的拉丁不靠谱	55
我的博客生涯	56
小泡菜找妈妈	60

千里招来背篼婿

高楼大厦顶个球	62
好吃不过贵阳人	63
黔灵公园与“超级老声”	65

- 猴子来了 67
千里招来背篼婿 68
被小资们遗忘的镇远 70

凯里的美女和酸汤

- 苗家赵本山 73
苗疆旅游列车 75
凯里的美女和酸汤 76
朗德上寨偷游 78
最恶毒的诅咒 82
丝娃娃 83

青花椒的滋味

- 宿舍楼里的夏日门卿 85
遥想当年看摇滚 87
清谈误牌 89
农贸日志 90
青花椒的滋味 92
邂逅诺贝尔文学奖三评委 94

我的“房东”奕譞

- 马桶下水道的想像力 101
我的“房东”奕譞 103
为公共建筑验明历史正身 105
最新搵工必杀技 107
树上的猫爵 108
即将消失的后湖 109

我的“流年碎影”中偶然的行翁

- 掐掐汤圆 112
北大有家怪书店 114
我的“流年碎影”中偶然的行翁 115

回忆汪景寿先生的曲艺课	117
千年食堂	120
皮袍下的小	121

胡 言

圆明园之恸

生活在都市视觉垃圾之中	125
正本清源之巴西龟	126
正本清源之巴西木	128
多媒体教学多了什么？	129
三生路上牡丹亭	131
圆明园之恸	132

芙蓉姐姐与“喜剧暴力”

工地木村	134
老年人都怎么了	136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论文	137
芙蓉姐姐与“喜剧暴力”	139
过度的高考关爱	140
向学生们学习	142

在一个“老师”满天飞的时代

“胸袭门”别论	145
被泛色情流行文化妖魔化的大学	146
当诗歌遇上时尚	148
幻想的尽头是什么？	149
谁的北大？什么样的故事？	151
在一个“老师”满天飞的时代	153

坍塌的“进步阶梯”

- | | |
|-------------------|-----|
| 坍塌的“进步阶梯” | 155 |
| 草坪音乐记忆 | 157 |
| 《无极》：电影市场里的芙蓉大婶 | 159 |
| 《千里走单骑》与“云贵准静止锋” | 162 |
| 小剧场里的爱情会诊 | 163 |
| 作为校园成长励志片的《哈利·波特》 | 166 |

诺贝尔文学奖：板砖、鸡腿和刷新

- | | |
|------------------|-----|
| 与“知识的躯体”打交道的人 | 170 |
| 谁需要保罗·科埃略？ | 173 |
| 诺贝尔文学奖：板砖、鸡腿和刷新 | 178 |
| 《辛普森一家》的诗歌情结 | 180 |
| 博客交往幻觉 | 183 |
| 馒头血案：“以暴抗暴”的审美革命 | 185 |

山歌好比春江水

- | | |
|---------------|-----|
| 被情人节糟蹋的大自然 | 187 |
| 山歌好比春江水 | 189 |
| “鸡同鸭讲”与“对牛弹琴” | 192 |
| 苗服的悲伤之旅 | 193 |
| 五百年前的论战 | 195 |
| 为“社会新闻癖”一辩 | 197 |

后记 199



浮生

作为一个年过三旬的未婚老男人，祖国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在我心目中一直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我曾经无数次想像自己挑开这层面纱时的情景，并在想像中赋予了这一行为以多种戏剧化的基调：或神圣或悲壮，或搞怪或猥琐。但是没想到，在我波澜壮阔的巴西游历结束之后，祖国婚姻登记处的面纱以一种极其仓促的、平淡到了连猥琐的余地都没有的方式被撩开了。



我也有被虚构的一天

婚是怎样结成的

作为一个年过三旬的未婚老男人，祖国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在我心目中一直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我曾经无数次想像自己挑开这层面纱时的情景，并在想像中赋予了这一行为以多种戏剧化的基调：或神圣或悲壮、或搞怪或猥琐。但是没想到，在我波澜壮阔的巴西游历结束之后，祖国婚姻登记处的面纱以一种极其仓促的、平淡到了连猥琐的余地都没有的方式被撩开了。

春节之前，我从巴西回到了中国。父母坚信“寡妇年”之说，回国当天就哭着喊着要我在腊月某日之前结婚，那股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架势，好像要结婚的是他们俩而不是我。我和女友丝毫不在意，本来还有点老华侨回国大摆喜宴的土鳖念头，被老人们一激，反倒觉得应该顽固地挺一把，准备再往后放放。

那天我和女友在双安一带闲逛，我很没出息地尿急了，就地找到了一个公厕如厕。事毕，见厕所外有一相貌堂堂的新大楼，定睛一看，赫然是海淀区婚姻登记处。我和女友诡秘地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地决定牢牢地抓住小便之后这一强烈的宿命暗示，立马回到各自的学校提取户口卡、拿身份证件。我国大学的办事效率高得让俺这个在巴西饱受了拖拉之苦的人犯晕，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再度回到了相貌堂堂的婚姻登记处大楼，一切手续齐

备,就差在登记处照一张结婚玉照。

我们来到了照相室,一个煤炭战线文艺爱好者模样的摄影师示意我们稍事梳妆一番。女友乔装打扮的程序比较复杂,我抢先完成准备工作,朗声对摄影师从容地说:“先照我吧,一会她弄好了再照她。”摄影师愕然,女友悲愤地说:“猪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结什么婚……”我这才意识到,结婚证上是要双人合影,不是把两人的大头照像通缉犯招贴一样贴上去。唉,二十多年来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夫妻生活指南》白看了,还是一个结婚盲啊。

玉照既成,在登记大厅,登记员匆匆叫我们填了两张表,签了几个字,既没宣誓效忠,也没温存地叮嘱我们注意卫生之类的事项,屁股还没坐热,两本中关村假文凭一样的皱皱巴巴的结婚证书就塞到了我们手中,只听登记员唱道:“下一对……”感觉像是一个熟练的产业工人在流水线上快速生产出了一对夫妇,又紧锣密鼓地继续生产……

仅仅用了五分钟,我就成了一个合法的官人,女友也成了一个合法的娘子了。也就是说,从今天起,她就会以合法娘子的身份,长期在我的新专栏“浮生胡言”里出没,我那独身悠游的“桑巴故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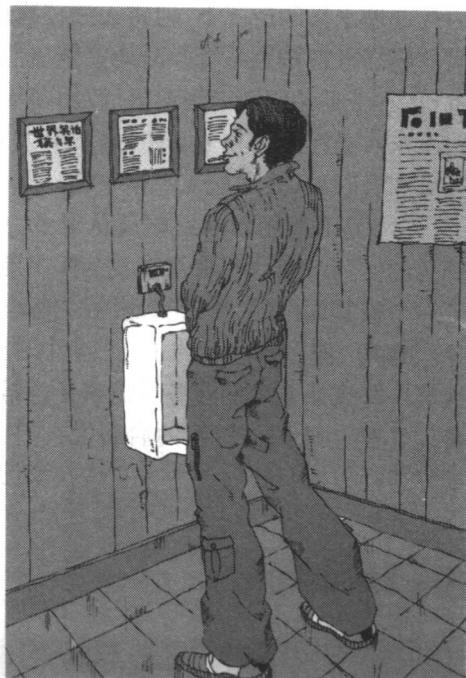
厕所:心灵的角落

常人眼里,厕所,尤其是公共厕所,仅仅是五谷轮回、藏污纳垢之所,是各种不便言及的难言之隐的奥斯维辛,如果将一个人的生活整体比做一台电脑的话,厕所就是他慌慌张张地移除毛片、婚外恋信件、商业诈骗策划案的回收站,这样一个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很难用来“诗意地栖息”。但是,如果你换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当然不是色眯眯的眼睛),你就会时常不经意地在厕所里找到心灵那舒缓而柔韧的运动轨迹,从而让你认识到,厕所也是一个心灵的角落、一个“躲进小厕成一统”的灵魂度假村。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心灵运动轨迹绝对不是指色

泽偏黄的厕所文学，而是指那些以我佛的“我不入厕所谁入厕所”的精神深入到厕所里的供人欢愉、助人积极向上、为人排忧解难的符号。

春节里的某天，在南方的某小城，一群朋友请我吃饭，席间我起身入厕，居然发现厕所里大有文章。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火锅店，装修朴实无华，在吃遍了豪华餐厅的北京、上海人看来，这家餐厅显然很“不上档次”。但是在该餐厅男厕所小便池的侧面墙上，竟悬挂着满满一墙的“世界笑话集锦”，每则笑话均装裱在一个精美的相框之中，字体雄壮粗大，便于观赏，上面还标有日期，看样子是每日更新一则。小便之时，稍事扭头浏览，就可以会心一笑，浏览速度超凡者还可二笑、三笑，像这样一面看一面心无挂碍地嘘嘘，即使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也可以找回那失落已久 的愉快的小便心情。回到饭桌上一聊我才知道，这家餐厅的“厕所笑话墙”已是闻名该市的精神文明创举，很多人专门冲着那些精挑细选、内容健康清爽的笑话来此用餐，这里甚至流行一种赌酒的方式：比赛在嘘嘘的时候谁记下来的笑话多，记得少的罚酒。

如果说这面“厕所笑话墙”因为带有商家的促销痕迹而不属于纯粹的“心灵角落”的话，那么一些写在公厕隔间墙板上的厕友之间互动式的对话则真正让人感觉到“人间自有真情在”。几日前，我家娘子应失常生物钟的呼唤急赴中关村著名写字楼之一某岸公社的公厕出恭，出来的时候欣喜莫名。她告诉我，厕所隔间的墙上有一段极其感人的厕友联句。最上面是一行悲怆的：“做人真难



啊！”下面即有轻松劝慰派厕友写道：“做鬼就好啦。”另有怀疑主义厕友紧随其后续上：“做鬼就好了吗？”接下来是知心大姐式厕友曰：“甭管怎么样，别到时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那就麻烦了！”最后是一个悟道厕友深沉的回应：“是啊，好好活着最好……”这五行厕友留言语气、笔迹和错别字出现的频率各不相同，显然来自属于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厕友，这些厕友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怎样一个无人知晓的个人故事中偶然加入了这段联句的书写？对此，我们可以随意想像，但无论怎样想像，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给厕所带来了温暖。

河南人礼赞

从南方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我突然发现家里的饮水机没有水了，就致电我的“签约水站”求水，不曾想因为那几天还属于初字打头的日子，该签约水站的送水工还在比远方还要远的远方放鞭炮。我转而求助 114 和 google，查到了某百氏水业海淀片水站的电话，一个电话过去，找到了值班的送水员，不过，由于我不是某百氏水站签约水民，接电话的送水员表示在没有业务员为我办理水籍的情况下，他将无法替我送水。正绝望间，我耳朵里的超强方言辨别系统及时地鉴别出他的普通话里有明显的豫省口音，于是斗胆冒充河南人，改用多年前在火车上跟民工学来的国家六级河南话和他套磁，送水员大为兴奋，立即说马上叫业务员和我联系，办理加入水籍事宜。不一会儿，业务员电话打来了，开门见山地用河南话跟我认老乡，业务员问我：“恁是河南哪儿的？”我怕穿帮，特意在我脑海中庞杂的河南地域名词中找了一个极其偏门的，颤巍巍地说：“俺是南阳内乡人。”业务员大呼：“嗨呀，俺也是内乡的……”半小时后，水来了，不过，跟着送水员一起来认老乡的业务员也来了。我谎称有急事要闪，业务员哥们儿激动地拍打着我的肩膀说：“中，你走吧，咱今天认识了就好了。以后只要兄弟恁一直住在海淀，恁就渴不着……”

几天以后，有司勒令我迅速从现在住的筒子楼搬到另一处体现了组织关怀的 update 版筒子楼去，但是在正月十五还未到来的情况下，要找到一帮人简单地装修一下新居实属 mission impossible。我冒雪在中关村附近的几大工棚附近蹲点了数日，也没有发现平日里常见的民工的踪迹，逼急了我到处打电话找各种神头鬼脸的哥们儿要民工，弄得那帮老总模样的哥们儿郁闷到了极点，纷纷抱怨道：“我哪点像和民工有关系的人？”最后，我终于在某五星批发市场的臀部发现了一个打着“别墅装修”旗号的灰头土脸的门面，救星啊！管他装修什么，是装修都成！上门跟小老板一聊，得，又是豫省口音。老办法，国家六级河南话使上，继续做我的盗版河南人。小老板绝对是肝胆相照的侠义人士，一听完“老乡”诉的苦衷，立马带上一帮同村的河南兄弟赶到了我的 update 版筒子楼开工干上了。两天下来，这帮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的河南兄弟们就把一个白白嫩嫩的新家交给了我，价格便宜得让我的娘子如坠云雾，以至于开始怀疑起我是不是一直在向她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河南人。

这两件事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尤其是河南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下定决心，以后我要走在反对地域歧视的最前列，不但要做到不生产、不传播、不纵容饭桌上和手机短信里污蔑伟大的河南人民的小段子，更要骄傲地做一个盗版河南人，大唱“河南人礼赞”——

“让那些看不起河南人，贱视河南人，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北京人（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河南人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一样的河南人！”

血泪 DIY

为了给新分到的体现了组织关怀的 update 版筒子楼装修，我和娘子决定添置著名的某家家居的家具来弘扬新婚气氛。某

